

硯台所蘊涵的文學價值與儒生情操

崔炳圭

中文提要

硯台不只是一般的民俗品或工藝美術品，更不是古代人使用的書寫用具而已。它是過去文人借以創造精神文化的寶貴文物，因此，我們從中可以找出過去文人藝術家以及仁人志士的文學、哲學以及人生態度等精神面貌。古人所留歌詠頌讚硯台的文章，也充滿着難能可貴的人文精神。最近我們特別強調儒教文化的現代反思與儒生情操，那麼，以硯台爲首的文房用具的價值和意義是不可忽視的。本文基於這種觀點，探討硯台的價值中最重要的文化價值，逐步論述硯台的文學價值與儒生情操。至於文學價值，從硯銘到硯詩，有關硯台詩文的特點，都爲讚美硯台的德操。至於儒生情操，最重要的是，文人儒士不但讚美、推崇硯台之德，他們還身體力行地效法硯台所具有的美德，以此陶冶性情、涵養儒生情操。

關鍵詞：硯，硯台，文人，儒生，儒生情操

* 崔炳圭：安東大學中文系教授
(bgchoi@anu.ac.kr)

** 本論文基於筆者已發表的“장르별로 살펴본 중국 문학속의 벼루에 관한 고찰”等一系列有關硯台方面的韓語論文，修改補充其內容，把它翻成中文而成的

一、導言

在當代的韓國，硯台一般被視為民俗生活用品。在美術界，硯台被歸類為工藝美術品中的石工藝品，但是它不像宏偉的石佛和石塔那樣受到人們的重視。硯台在韓國的賞鑒，只局限於跟馬尾帽子和苧麻布一樣的傳統工藝品的圈子裏。當然，也有些人把硯台看做文房用具，把它列入文人在書房常用的“文房諸具”的一環，不過它總是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總而言之，硯台在韓國，沒有多少人視它為寶貴的文物，一般人也只不過把它看成古代人使用的書寫用具而已。

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大有不同。中國人把“文房四寶”看成中華民族特有的獨特文化，早在2007年就已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它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使在當代，中國人對文房諸具的愛好和收藏仍是熱潮不退。其實，中國人很早就把硯台推為文房四寶之最，視之為融會繪畫、書法、篆刻等諸藝術的高格調、高價值的藝術品。這一點我們從中國大陸目前出版的不少有關文房四寶的研究書籍、介紹圖錄以及拍賣雜誌當中，充分可以看出。與之相比，韓國人對硯台似乎不是那麼熱衷。在1970、80年代，韓國人對硯台的熱情沒那麼冷淡，不過隨着人民生活的西化與現代化的加速，我們對自己的傳統與精神文化漸漸失去了關心與興趣。此外，現今韓國的硯台熱消退的重要原因，也就跟曾受漢文教育的舊世代的人口的大幅減少有關，因此關心書法而使用硯台的人口就變得很少了。

其實，以硯台為首的文房用具，不只是一般的民俗品或工藝美術品，而是過去讀書人借以創造精神文化的寶庫。因此，我們應當視之為代表和象徵高層次的精神文化與儒生情操的寶貴文物。最近國內特別強調和鼓吹儒教文化的現代反思與“儒生情操”，那麼，以硯台為首的文房用具的價值和意義是不可忽視的。中國的收藏家黃曉彥曾對硯台的價值歸納為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收藏價值等方面。¹所謂“歷史價值”，指歷史史料的價值，就是通過各時代硯台的材質、形制、紋飾、銘文可以解讀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工藝、流行等密碼和信息。“文化價值”指我們從過去文人與名士們所用過的古硯和它的銘文中，可以找出過去文人高潔的精神世界。“藝術價值”言硯台上的紋樣、雕刻以及篆刻的藝術性。最後“收藏價值”是收藏硯台所帶來的經濟價值。最近中國拍賣場上的古硯已成收藏家的新寵兒，常出現驚人的成交金額，收藏界也普遍認為古硯的收藏經濟潛力非常大。

不過，上述種種硯台的價值當中，最為重要的是“文化價值”。硯台的文化價值，具體而言，包括先人對硯台留下的諸多詩文與記錄文章。我

1 邱鑒波，《硯明正身-古硯辨識與鑑賞》，頁1-3。

們從中可以窺見文人藝術家以及仁人志士的文學、哲學以及人生態度等精神面貌。

筆者於2009年曾發表過“安東的硯台”一文，探討處於“文物的死角地帶”²的韓國硯台的現況與朝鮮時代安東硯台的地位。如韓國資深硯台研究家權度洪先生以及李任順所說，現在韓國硯台的形制和製作方式，受到日據時代的影響，都脫離了朝鮮時代韓國固有的傳統形制，最遺憾的是，我們現在沒有人認識到硯台的價值。³ 現在硯台在韓國，可以說是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過時的舊東西。本文基於這種觀點，探討硯台的價值中最重要的文化價值，逐步論述硯台的文學價值與儒生情操。

二、硯台與文學

如中國俗話“美人愛鏡，武人愛劍，文人愛硯”所說，硯台是自古以來文人最欣賞的東西。從古至今，文人對硯台的吟詠與讚美的詩文，實在多得舉不勝舉。吟詠硯台的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算是硯銘。但除此之外，還有詩、歌、行、詞、賦、曲、贊、頌、記、傳、狀、跋等諸多文體。我們可以說，幾乎所有漢文文體，都提及到硯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體，是硯銘、硯詩、硯賦、硯傳等。作為有關硯台的最早記錄的硯銘，始於東漢，之後，到了魏代，就出現了硯賦、硯贊、硯頌等。唐代以後又出現了硯詩、硯詞、硯曲等文體。可見，吟詠硯台的文字，其歷史非常悠久。其中，硯銘之後出現的硯賦、硯贊、硯頌等，實為吟詠硯台的最早文學作品。在此，先討論硯銘以外的文體。現在我們從文獻中可看到的魏晉時代的硯賦、硯贊、硯頌作品，只有傅玄(217-278)的〈硯賦〉，⁴ 繁欽(?-218)所作的〈硯贊〉⁵和



圖1 傅玄(217-278)魏晉時期陝西人。以詩文著稱的著名文學家。為人剛直，所著硯賦為中國歷史上最

2 崔炳圭，〈安東的硯台〉，頁435。

3 權度洪認為，現在韓國的硯台已經脫離有朴素美的朝鮮時代的形態，走上莫名其妙的有華麗硯蓋的日本硯台的形制（權度洪，《硯台》(벼루)，頁54）。李任順也提到製作過程與格調上與朝鮮時代硯台不一致的目下韓國硯台的諸多問題，如紋樣、硯台表面處理過程、格調等問題-李任順，〈朝鮮時代硯台紋樣的造形分析〉(조선시대 벼루에 나타난 문양의 조형적 분석)(淑明女大碩士學位論文1976)，頁17。

4 采陰山之瓊璞，簡眾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傅玄，〈硯賦〉，楊白水編，《硯》，頁171。)

5 顧尋斯硯，乃生翰墨。自昔頌皇，傳之罔極。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象，圓如天常。

〈硯頌〉⁶各一篇。這些作品問世於漢文諸文體正式初具完備的東漢時期，其中最具文學色彩的可推為硯賦。⁷ 如果說硯贊和硯頌只不過是跟硯銘類似的讚美和吟詠硯台的短文，那麼硯賦就是篇幅較長、文學性較濃的文章。硯賦登場於漢代，也跟漢賦到東漢由散體大賦轉為詠物小賦的歷史，有着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那時的文人已厭倦漢賦原有的宮庭遊戲、模擬堆砌的長篇文章，漸漸歌詠自己所喜歡的生活中的豐富的小題材。⁸ 於是，硯台不但成為文學的材料，也開始做為文人所珍愛的收藏品。有這種歷史背景的硯賦，不只是漢代的產物，硯賦經唐宋時代便成為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歌詠硯台的文體之一。其代表作品有晚唐吳融(850-903)的〈古瓦硯賦〉和北宋蘇轍(1039-1112)的〈缸硯賦〉。這些硯賦作品的特點與文學價值就是，如前所述，篇幅比較長，且用擬人化與諷刺的手法，深刻地反映了社會人生的哲理。其代表作品如下。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為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斷而為硯。藏器蠖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姿。論堅等甃，鬥縵勝瓷。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 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渺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樹春秋各千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地以為石，盡滅光輝。雞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算。)- 晚唐，吳融，〈古瓦硯賦〉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為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為異物。餘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餘，因為之賦。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為是…… 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裏。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宋，蘇轍，〈缸硯賦〉並敘

班采散色，漚染豪芒。點黛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光。)- 魏，繁欽，〈硯贊〉-歐清煜、陳日榮，《中華硯學通鑑》，頁431。

- 6 有般倕之妙匠兮，詭異於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璿之內數。遂縶繩於規矩兮，假卞氏之遺模。擬渾靈之肇制兮，效羲和之毀隅。銘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妙用兮，禦幾筵而優遊。)- 魏，繁欽，〈硯頌〉- 上同書，頁432。
- 7 東漢時期出現的文體有詩，賦、銘、誄、頌、書、論、奏、議、記、碑、箴、七、九、贊、連珠、吊、章表、說、嘲、策、教、哀辭、檄、難、答、辯、祝文、薦、箋等。其中大部分的文體都完備於漢末建安時期。- 胡旭，〈漢末建安時期文學觀念的嬗變〉，《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頁172。這點也可以參照崔炳圭，〈中國文學中的硯台〉(장르별로 살펴 본 중국문학 속의 벼루에 관한 고찰)，《人文學研究(朝鮮大學校人文學研究院) 2014》第48卷 頁137。
- 8 參照崔炳圭上述論文，頁137。

上引兩篇硯賦傑作，可推為在中國歷代硯賦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兩個硯賦作品的特點就是，如前所說，篇幅很長，有漢賦主要特點--鋪陳與誇張的描寫手法。對小小書寫工具的硯台，使用這麼多筆墨，實在達到令人驚奇的地步。若說作為歌詠硯台的最早形態的硯銘的特點，只歌頌硯台的美質與德性，那麼硯賦已超越這種局限，以硯照人生，且以卓越的諷刺與比喻深入探析人生的哲理，豐富了其文學性。這一點可以說是除了硯賦之外任何硯台文學都沒有做到的硯賦的主要文學成就。

硯賦的這種擬人化手法與諷刺及哲理性，對其他硯台文學如硯傳，也起到很大的影響。所謂“硯傳”指的是關於硯台的傳記，屬於“假傳體”文學。硯傳的內容，主要把硯台擬人化，以傳記的形式描寫他的一生。這種假傳體文學，不僅在中國流行，在高麗朝鮮時代的韓國也非常流行。假傳體作品大都用擬人化手法描寫筆、銅錢、酒等周圍生活物品，其代表作品有唐代文嵩的〈卽墨侯石虛中傳〉與北宋蘇軾的〈萬石君羅文傳〉。

這些硯傳作品類似於上述的硯賦，大都描繪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名硯如端硯與歙硯一生的命運。作品都把端硯與歙硯比喻為草野隱士，敘述他們早年默默無聞地生活，然後被人發現並推薦於朝廷，有的在那裏建立功業而享天歲，有的被害冤死。

如前所述，中國的硯賦與硯傳作品對韓國給予了深刻的影響，除了影響我國高麗時代假傳體文學的發展以外，還大為促進了朝鮮時代前期權五福(1467-1498)的〈銅雀硯賦〉、沈義(1475-?)的〈石虛中賦〉、李荇(1478-1534)的〈文房四友賦〉以及朝鮮時代中期河弘度(1593-1666)的〈四友賦〉等硯賦作品的誕生。其中沈義的〈石虛中賦〉的內容，與唐代文嵩的〈卽墨侯石虛中傳〉和蘇軾的〈萬石君羅文傳〉，非常相似。

此外，吟詠硯台的詩—“硯詩”也是不可忽視的主要硯台文學之一。一般來說，硯詩包含詩、歌、行等，並且廣義的硯詩包含詞、賦、曲等。無論如何，硯詩跟硯銘一樣，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硯台文學。不過，硯詩的誕生始於初唐，所以，它比其他硯台文學問世得較晚。但硯詩經唐、宋、元、明、清代的不斷發展，使當時幾乎所有的文人學者都留下硯詩，所以其傳世作品數量比任何硯台文學作品都多。中國硯詩的特點就是，大部分的硯詩幾乎都歌詠中國四大銘硯中最有知名度的端硯和歙硯。其主要內容則歌頌這些硯台的美質與德性，還有歌詠採掘硯台的過程和工人的辛勞等，也有表露朋友之間互贈硯台時的感謝與致賀情懷等。除這些以外，



圖2 李奎報(1168-1241)為在韓國硯台歷史上極其重要之人，也算是韓國最早的硯癡。他所著〈小硯銘〉與〈破硯〉、〈題校勘咸子眞子石硯〉及〈硯池詩〉等3篇硯詩，可稱為在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硯詩和硯銘。

硯詩的內容還有新年洗硯、送舊迎新的感懷等，其實，硯詩的內容多得不勝枚舉。

過去韓國高麗、朝鮮時代也有不少硯詩，我國最早的硯詩，始於12-13世紀高麗時代白雲居士李奎報(1168-1241)的〈破硯〉·〈題校勘咸子眞子石硯〉·〈硯池詩〉等。李奎報還寫過韓國最早的硯銘〈小硯銘〉。傳世的高麗時代硯詩，除李奎報之外，還有14世紀末期元天錫、朴翊、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等人的作品。到了朝鮮時代，硯詩繼承高麗時代的遺風，無以計數的文人學士都創作了硯詩，這樣硯詩就發展成最具代表性的硯台文學了。以下為最有代表性的幾首中國硯詩。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刊抱水含滿脣，暗灑萋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腳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豔靜新，孔硯寬碩何足云。⁹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唐，李賀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 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¹⁰ -〈龍尾硯歌〉，宋，蘇軾

唐代李賀所著〈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為文學色彩最濃的中國早期的硯詩。當然，中國最早的硯詩，為初唐時期以〈遊仙窟〉聞名的張鷟(約660-約740)的〈詠筆硯〉或李嶠(約665-約714)的〈硯詩〉，不過考慮其文學性，應該首推李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在此硯詩作品裏，李賀非常具體地讚美中國四大名硯之首端溪硯石質之美，充分發揮表現了鬼才李賀特有的想像力，所以這首硯詩不但有其傑出的文學性，也有端溪硯歷史的史料價值。

蘇軾的〈龍尾硯歌〉也非常具體地讚美了龍尾產歛硯，還把蘇軾特有的才氣和哲理表現得淋漓盡致。相形之下，高麗·朝鮮時代文人所作的硯詩，沒有具體舉出硯台的產地與石質，只歌詠了硯台所蘊涵的儒家的德性或互相授受硯台時的感謝情懷等。譬如，

十載螢窓伴汝居。端居價重百金餘。累經墨齒虧新樣。幾沐毫頭學古書。滴露研時驚宿鳥。和水洗處動潛魚。憑渠若就平生業。寫得功恩可載車。-元天錫，〈硯〉

本是多情物。胡無擇處心。應知清濁地。莫作近污沈。-朴翊，〈和圃隱紫硯韻〉

不分詞壇再主盟，前修高躅敢爭衡。清詩帶硯來投暗，金石還驚擲地聲。殘年心事負鷗盟，竊窺卿班愧水衡。乍倚書床成小睡，夢和簷雨作江聲。-李廷龜，〈西垞〈文衡硯〉詩次韻〉

9 楊白水，《硯》，頁146。

10 楊白水上同書，頁155。

上引3首硯詩中前兩首是高麗時代的作品，後一首是16-7世紀朝鮮時代後期李廷龜(1564-1635)的作品。前兩首歌詠硯台所蘊涵的儒家的德性與處世的教訓等，後一首吐露受贈硯台之後對朋友的感謝之情。可見，韓國歷代硯詩很少具體談到硯台的產地或硯名，大部分只歌詠硯台所反映的儒家道德德性或文人間的高誼。¹¹

三、硯台與儒生情操

文人對硯台的愛好與讚美的歷史非常悠久。其中我們不能忽視的人物，就是以《文房四譜》的作者聞名的北宋初期的人物蘇易簡(958-997)。我們一般認為“文房四寶”之名，也始於此書。《文房四譜》有重要的資料價值，從此書我們得知早在宋初已經有“文房四寶”的稱號。蘇易簡在書中強調，文房的四件寶物當中只有硯台才可與文人共度一生，極力稱讚它的好處。此外，同時代人物唐庚(1070-1120)也在《古硯銘序》中，讚美了硯台的美德，也指出了硯台比其餘文房四寶長壽的秘訣在於它的遲鈍。於是他聲明了自己獨到的養生之道，“靜者壽而動者夭”的道理。¹² 唐庚這種將文房四寶之一的硯台擬人化，視之為可讚美的高潔人格的化身，大為影響了後代文人對硯台的想法。從此，硯台超越了文房四寶的層次，變成了陪伴文人一生的永久伴侶。於是文人愛好且讚美它，從它的收集與鑑賞中不但得到喜悅感，也藉之來自我省察與提升修養。從此以後，硯台不再是單純的筆記工具，而是昇華為幫助與鼓吹文人人格修養與儒生情操的重要媒介。硯台的這種作用主要表現於“硯銘”。狹義的硯銘，專指一種刻在硯上用以規箴或褒贊的韻文，屬於傳統銘文的體裁。廣義的硯銘則統指刻寫在硯上的文字。所以硯銘的內容有紀年、題名、贊頌、箴戒、述志、抒情、鑑賞、饋贈等等。¹³ 但是硯銘的主要作用在於文人將它作為座右銘時時刻刻警惕自己。¹⁴ 中國各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硯銘如下。



圖3 蘇易簡(958-997) 北宋太宗時四川文人，以《文房四譜》聞名。一般認為“文房四寶”之名，始於此書。

- 11 參看柳奇玉的論文〈硯銘所收容的儒家處世的指標和意味〉(《韓國言語文學》，第52集，頁243)與〈漢詩文所收容的硯台的樣相與意味〉(《語文研究》，第43集，頁393)。
- 12 硯與筆墨出處相近，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記，硯之壽以世計。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吳戰壘，《古硯》，頁1。
- 13 吳戰壘，上同書，頁32。
- 14 硯銘可分為鐫刻硯名的“題名銘”、記錄硯的緣由的“紀事銘”和抒發情感的“言志銘”。——歐清煜、陳日榮，《中華硯學通鑑》，頁25。

潤比德，式以方，繞玉池，注天璜。永年寶之，斯爲良。-唐，褚遂良，(596-658)，硯銘

懿矣茲石，君子之則。匪以玩物，維以觀德。-宋，蘇軾，端硯銘

持堅，守白，不磷，不緇。¹⁵ -宋，岳飛，(1103-1142)，端硯銘

硯雖非鐵難磨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宋，文天祥，(1236-1282)，硯銘

骨茂以強，體凝而正。使人如此，天下其定。-明，倪元璐，(1593-1644)，端硯銘

仙骨堅，玉之清。子何來，五羊城。-清，金農，(1687-1763)，端硯銘

端方廉潔，以石喻人，德必有鄰，席上之珍。-晚清-民國，吳昌碩，(1844-1927)，端硯銘

硯銘始於東漢，但那時的硯銘只是記製作年代或錄硯名的文字。¹⁶ 比較有文學性的硯銘，始於唐代褚遂良(596-658)的硯銘，之後，經宋、元、明、清各朝代，不斷出現了這類的硯銘。如上引硯銘所示，硯銘所說的大概歸爲讚美硯之德性、引以爲鑑的內容。其中，上引岳飛的硯銘，充分表露他爲人高潔、不屈不撓的精神面貌。衆所皆知，岳飛爲南宋時期的武將，在中國歷史文化上他的氣節與義勇，可與關羽相比。我們確實從他的硯銘中，明明白白看出他爲人的特質。與他同一時期之人的文天祥的硯銘亦是如此。上引文天祥的硯銘，也反映了與其所作〈正氣歌〉一樣的不屈元朝、堅守節操的慨然正氣。此外，明朝倪元璐硯銘中的正義感與憂國精神，也十分清楚地反映了這位在李自成之亂時飲恨自縊的文臣的爲人與情操。由此可見，中國的硯銘不只讚美或歌頌硯之美德而已，更重要的是，它是反映無數仁人志士與文人書生的思想與精神面貌的寶庫。

中國的志士文人對硯台的這種態度，也影響了韓國的文人。高麗和朝鮮時代韓國文人也透過硯銘或硯詩歌頌硯台的美德與節操，以它作爲自己效法的榜樣或時時刻刻警惕自己的座右銘。下面爲韓國各時代最有知名度的硯銘。

硯乎，硯乎！爾麼非爾之恥。爾雖一寸濯，寫我無盡意。吾雖六尺長，事業借汝遂。

硯乎！吾與汝同歸，生由是死由是。-李奎報(1168-1241)，〈小硯銘〉
萬象鴻蒙，未分六鑿。伊洛渴而科斗出，淮堰決而龍蛇拔。氣鍾于石，匪鏘匪刮。
體像坤靜，潛心對越。坦無畦町，金聲玉色。爾勇何其，興雲吐月。誰其友之。君

15“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源於《論語·陽貨》“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楊伯峻譯注，李章佑，朴鍾淵韓譯，《論語譯注》，頁305。

16 中國最早的硯名見於1978年河南省南樂縣宋耿洛村東漢墓出土的一方石硯。此硯龍紐三足，雕刻精巧，硯面周邊鐫隸書硯銘曰“壽如金石，壽考爲期”等頗富於文學性的字句。

子在側。豈伊玩物，惟爾之則。-李詹(1345-1405)，〈沒池硯銘〉

純厥性，確其質。友惟四，益者一。-李荇(1478-1534)，“沈顯叔家傳宣州硯銘”
吾友陶君絕短小，外方中坦百無尤。何須風字丈餘大!便可封爲卽墨侯。-尹善道
(1587-1671)，〈詠小硯〉

外方不遷，內虛能容。惟勤洗濯，毋與垢終。-宋時烈(1607-1689)，〈七物銘〉

硯乎硯乎。與我同老。我筆已退，爾胡不老。老矣老矣。其將與土同老。-李裕元
(1814-1888)，〈瘞硯銘〉

光陽松川寺有古碑。字娟而道。類名蹟。寺廢碑亦折。余得一片。斲以硯之。銘曰。
昔載筆，今載墨。文字緣，猶此石，舍佛歸儒，永終吉)-黃玹(1855-1910)，〈松川硯銘〉

硯之爲吾家傳。不知閱幾百年也。觀其盡心而欲穿。可以知祖先起家之有由焉。是豈
僅比諸古之墨帳青氈也。宜後人之勤于播穫。而以此爲良田哉。-李南珪(1855-1907)，
〈家藏古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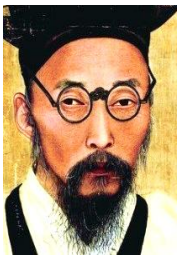


圖4 殉國志士
黃玹(1855-1910)



圖5 黃玹的硯台

從以上高麗至朝鮮
時代的硯銘，我們不難
發現過去我國文人對硯
台的鍾愛已經達到現代
人難以想像的地步。他
們從讚美和欽慕硯台的
德性開始，與它結爲永
久的朋友和一生的伴侶
，甚至如李裕元的瘞硯
銘所說，他們把壽數

已盡的硯台埋葬在地裏。¹⁷ 從這些硯銘中，我們不但發現他們對硯台的讚美、敬仰與愛好，也能看出他們要努力去效法硯之德性的自我反省與人格修養的儒生情操。)

其中，我們特別要注意的人物就是朝鮮末期的儒生兼殉國烈士黃玹和李南珪先生。這兩位被後世舉揚爲具有強烈儒生情操與責任感的朝鮮末期最後的書生義士。他們對硯台也情有獨鍾。如上引硯銘所述，黃玹有時在

17 埋硯的歷史最早見於唐朝韓愈〈瘞硯文〉，文中說“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襄穀間，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土乎成質，陶乎成器。複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唐摭言》卷四，師友)，姜漢椿 注譯，《唐摭言》，頁142。文人瘞硯就是文人對功德無量的硯台的謝恩行爲。同時也反映了文人對爲他們的功名默默貢獻的硯台所付出的情義。朝鮮時代的文人申景濬(1712-1781)與李裕元(1814-1888)也寫過〈瘞硯銘〉一文，表現了對硯台的情義。

外遊山玩水時，若看到質地好的石頭，便帶回去製成硯台，並且經常為別人作硯銘。¹⁸ 尤其李南珪先生對硯台的感情更加深厚。衆所皆知，他是朝鮮末期殉國的傑出的儒生烈士，曾留下“士可殺，不可辱”的名言。如上引硯銘所說，他心目中的硯台已不僅為普通的書寫用具。他對待硯台就好像對待祖先一樣，以恭敬祖先的心態去尊敬、愛護硯台。他已經把硯台看做有高尚品德的人，去崇拜、景仰它。這一點我們從下面他的硯銘中可看出。

先祖鵝溪公有大硯。以供揮灑。後為趙節度儀顯所藏。余躬請贖還。藏于家。銘曰。鵝城有硯趙氏藏。余巧以存圖永長。尙我後人寶無斁。敬奉罔墜如不克。尙章協洽日南至。(後孫南珪拜手識。)(家傳大硯銘)

如引文所述，他追回曾被別人拿走的祖先的硯台，就好像供奉祖先牌位似地恭恭敬敬地精心保管它，還跟子孫殷殷囑咐要恭謹侍奉它。他對硯台的這種態度在下面的硯銘中也表現得很清楚。

硯外王父與吾先妣者也。何以名九疇。其體如龜而方有八隅也。倣而象之也歟。自然也。何以知自然。方隅長短不齊。因其形而琢之也。先妣歿。不知硯所在。後十餘年。兒子治書齋。得於土中。余喜甚而懇其又失也。剝木而匣之。俾謹其藏。因為之銘曰。并其疇龜其狀。象自然名非強。如獅畫新受甦。將奚修成宅相。)(九疇硯銘)



圖6 年輕時的李南珪先生(1855-1907)



圖7 李南珪先生遺品中的硯台。他遺品中有不少的硯台。

上引〈九疇硯銘〉說，他的外祖父曾給自己的母親一方硯台，可這硯台因母親去世而下落不明。不過，過了十年，得知自己的兒子在修理書齋時偶然發現這硯台，他非常高興地為它精心製作了硯匣，以防流失，還作了一篇硯銘。他對着這硯台暗自下

決心要作一個不負母親期望的好兒子。由此可見，李南珪先生的愛國情操與儒生氣節跟他對硯台的一片敬愛之心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總而言之，他的儒生氣節表現為對硯台的敬愛，同時，硯台也助長了他的儒生氣節。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古代韓中兩國文人對待硯台的態度，沒有什麼差別之處。崇尚君子德操的文人儒士的精神，表現為他們對硯台的愛惜，而他們這種儒生情操與愛硯之心同時並存、互相幫扶，使他們的儒生氣節變

18 黃玹，《梅泉集》有〈松川硯銘〉、〈三井硯銘〉等不少硯銘。한국고전 번역원 인터넷 원문자료, <http://db.itkc.or.kr/index.jsp>

得更加鞏固。因朝鮮時代深受理學警戒所謂“玩物喪志”思想氣氛的影響，除了讀聖賢書籍以外，嚴忌文人儒士玩弄其他任何東西，特別禁止物慾。不過，文人對硯台的慾望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那是因為硯台是個文房雅具，非世俗的金銀財寶可比。我們從下面朝鮮時代朴闇(1479-1504)的詩中，可看出這一點。

我持不貪以爲寶，了無一物掛心膈。金珠在前視如泥，視猶不見況更擲。松煤楮膚有何好，乃獨令吾手未釋。此心有欲皆不廉，於此戀戀無奈癖。人生愚達孰無累，蠟屐障籠本縣隔。百年知己李擇之，嗜好相同爲莫逆。經行易水過幽燕，遺我一螺玄圓璧。拂塵開硯惜不磨，猶想延珪舊手跡。故人復知余所愛，官紙聯翩來惠百。云從選曹除詔餘，淨披几案雪勝白。此物雖爲俗眼輕，古今好者非俗客。二公用意謝甚勤，顧匪其人亦何益。爾來搖落愁南山，翠軒日日添蕭索。寂寞雖非草玄手，推敲頗識安排格。誰能更借一毫兔，寫我平生方寸赤。

朴闇是朝鮮時代前期燕山君時的文人，爲人狷介，因直言不諱的個性，在26歲那年獲罪被判死刑。在上引他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才不過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但他卻無世人對金銀財寶的慾望，只有奢求文房四寶的慾望。他覺得這並非什麼奢侈行爲，所以他反而以自豪的心態坦白這種欲求。可見，對文房用具的慾望，對朝鮮時代崇尚清廉之風的理學家文人來說，也不算什麼恥辱或禁忌。反之，文人對這種文房用具的愛執，讓他們遠離世俗的慾望並藉物觀心，使他們的儒生氣節與文人情操變得更成熟。

熱愛硯台的中國文人當中，我們不能忽視的人物是，清代的高鳳翰¹⁹ (1683-1749)與黃任(1683-1768)。²⁰ 尤其高鳳翰愛硯至極。他所藏1000方硯台，都爲他親手雕刻並刻銘。他在所著《硯史》一書中介紹其中他最珍惜的165方硯台，也載錄了112個拓本圖。他這部大作是將詩、書、畫、篆刻融爲一體的劃時代的偉大作品。他在晚年受冤坐牢，雖終使冤情大白，而得出獄，但因憤鬱難平，54歲時他的右臂就殘廢了。但是他以不屈不撓的意志與頑強的毅力用左手創造了右手決不能表達出來的獨特書畫藝術，也用左手題銘刻制佳硯13方。我們從他所刻“丁巳殘人”、“老癩”、“尙左生”、“一臂思扛鼎”等圖章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爲人的精神面貌。令人驚奇的是，他的墳墓在文革期間被挖掘時，他的棺內琳琳琅琅竟殉葬了百餘方石硯。對他而言，硯台跟他的生命一樣重要，硯台給他注入了無限的力量與勇氣。

以“十硯老人”聞名的清代詩人黃任也有以下的故事。他曾任過管轄端州端溪三洞的高要縣縣事。端溪三洞正是著名的硯石產地。於是除了硯之

19 高鳳翰(1683-1749)，字西園，號南村、南阜山人等。山東膠縣或說濟寧人。他是以詩人、書家、書法家、篆刻家、硯台藝術家等稱號集於一身的全方位藝術家。以《硯史》問名。

20 黃任(1683-1768)，福建人。爲人幽默。能詩文。傳世《秋江集》6卷。他的十硯中，“風月”與“寫裙”由他的後孫保管，他最愛的“生春紅”，則臺灣歷史博物館所收藏。

外沒什麼奢求的他在任上節衣縮食，將餘俸全部用來購買硯石。不過後來他爲小人所妒，被奏革職。罷官歸里時，他選擇質地最好的硯石交付良工精制，最後選取十方最佳者，視爲至寶。然後他把自己的號也改爲“十硯老人”，晝夜摩挲撫玩，過着清貧逍遙的日子。或有友人問他在外爲官多年爲何如此清貧。他就回答自己並不窮，明月清風都是屬於自己的，況且他還有那麼多方佳硯。我們從黃任這種不求榮華富貴，與佳硯和清風明月相伴的淡泊名利的一生中，也可以看到一種高貴的儒生情操。

黃任晚年貧病交加，83歲病故。他的寶貴硯台也不明下落。不過，奇妙的是，他的外孫子林白水(1874-1926)承繼了他的愛硯之心。林白水爲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兼新聞工作者，曾加入同盟會與孫文先生一起從事愛國活動。在1925年中國正處於日本的侵略威脅時，日本的一名藏硯家在北京的某俱樂部召開名硯展覽會，林白水携六硯往，衆爲遜色，無敢與之匹敵者。

這雖爲區區硯台之事，但對被日本侵略的中國人來說，是事關民族自尊心與文化驕傲之舉。總之，林白水的愛硯情，緣於他外祖父黃任，有家族淵源的他對硯台的情懷，促使他發揮愛國心與儒生情操。

四、結語

原來硯台只不過是書寫用具，但是漸漸成爲文人書生珍愛的文房用具寵兒。所以，原爲實用品的硯台，慢慢就變成了文人儒士所珍愛的收藏品。自古以來，韓中兩國有不少的極愛硯台的“硯癡”。文人跟硯台本來就有不解之緣。“玄夜孤燈，與硯獨語”的文人形象，最能表現出文人與硯台之間的緊密關係。從古至今，無數的文人在硯的相伴中奮鬥埋頭苦讀。因而我們看到，有文人見到與自己上伴參加科考的硯台破了，會把它葬在地裏。文人對硯的愛，也許來自文人儒生對萬物的溫柔敦厚的慈愛之心。古人所留歌詠頌讚硯台的文章，也充滿着難能可貴的人文精神。

我們談論硯台的人文價值，其核心在於文學性與儒生情操。從很久以前開始，硯台就成爲文學的材料，早在漢魏時期已經出現了硯賦·硯贊·硯頌等文體。

作爲硯台文學主要內容的硯賦，是由前漢時期的散體大賦轉爲抒情小賦的漢賦形態發展變化的產物，反映了當時東漢漢賦以多彩多姿的生活素材表現作者個性的特點。

所以硯賦的誕生促使了漢賦的形態與藝術性變得更豐富。硯贊與硯頌是贊頌硯台的文章。贊與頌原爲祭祀神殿的祝辭，後發展爲贊頌特定人物的美德。我們從漢魏時代的硯贊與硯頌中，可知當時的硯台也屬於陳列在神殿的祭品之一。

此外，有關硯台的文學中還有硯銘和硯詩。硯銘為不拘形式的較短的文章，內容主要包括作者的感懷、座右銘及有關硯台的歷史或記錄等。硯銘為在有關硯台的記錄或文學中傳世量最多的一種。

硯詩，其傳世量僅次於硯銘，為有關硯台的詩歌。古代韓中兩國的文人學士所留的硯詩，其數量非常多。不過硯詩開始於唐代，其歷史不算悠久。但是，若說詩為中國文學的中心，硯詩便為最具代表性的硯台文學。

總而言之，作為文房四寶之首的硯台，不只是文人墨客通往藝術殿堂的橋梁，也是書生儒士借以抒發情志的儒生情操的寶庫。一言以蔽之，從硯銘到硯詩，有關硯台詩文的特點，都為讚美硯台的德操。重要的是，文人儒士不但讚美、推崇硯台之德，他們還身體力行地效法硯台所具有的美德，以此陶冶性情、涵養儒生情操。

■ 投稿日：2015.10.31 / 審查日：2015.11.09-2016.04.22 / 刊載決定日：2016.05.11

參考文獻

- 崔炳圭, 〈安東的硯台〉(안동의 벼루), 《嶺南學第15號》, 慶北大學校嶺南文化研究院, 2009.6.
- , 〈中國文學中的硯台〉(장르별로 살펴 본 중국 문학속의 벼루에 관한 고찰), 《人文學研究》(朝鮮大學校人文學研究院), 2014, 48卷。
- 胡旭, 〈漢末建安時期文學觀念的嬗變〉, 《浙江社會科學》, 2006年第6期。
- 黃玹, 《梅泉集》, 한국고전번역원 인터넷원문자료, <http://db.itkc.or.kr/index.jsp>
- 姜漢椿 注譯, 《唐摭言》, 台灣: 三民書局, 2005。
- 柳奇玉, 〈漢詩文所收容的硯台的樣相與意味〉(한시문에 수용된 벼루의 양상과 의미), 《語文研究》, 第43集。
- , 〈硯銘所收容的儒家處世的指標和意味〉(벼루 소재명에 수용된 유가적 처세의 지표와 의미), 《韓國言語文學》, 第52集。
- 楊白水, 《硯》,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8。
- 歐清煜、陳日榮, 《中華硯學通鑑》,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
- 邱鑒波, 《硯明正身-古硯辨識與鑑賞》,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11。
- 權度洪, 《硯台》(벼루), 大院社(대원사), 1989。
- 楊伯峻譯註, 李章佑、朴鍾淵韓譯, 《論語譯注》, 中文出版社(중문출판사), 1997。李任順, 〈朝鮮時代硯台紋樣的造形分析〉(조선시대 벼루에 나타난 문양의 조형적 분석), 淑明女大碩士學位論文, 1976。
- 吳戰壘, 《古硯》, 福州: 福建美術出版社, 2002。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Value and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the Inkstone

CHOI Byeonggyu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wenfang sibao* 文房四寶), the inkstone is not just a writing instrument or a folkcraft article. It is a rich repository of moral culture which has the spirit of ancient scholars and literary m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kstone is arguably even greater in our current moment, as many people have recently cried out for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idea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inkstone, which retains both literary value and the spirit of literati-scholars. So this paper researches Chinese and Korean ancie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inkstone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kstone and ancient literary figure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essay discusses some famous ancient works of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inkstone, such as *yanming* 硯銘, *ge* 歌, *fu* 賦, *zan* 贊, *song* 頌 etc., focusing on the admiration expressed in these texts for inkstones and introducing the self-reflection of writers.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attitudes of ancient literary figures about the inkstone and focuses o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kstone and ancient literary figures. This section focuses especially on documenting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ancient literary figures from their attitudes to inkstones. The love of these ancient literary figures for their inkstones was almost incomprehensible to the modern mind. Not only did they honor the the virtue of their inkstones, they wanted to enjoy an eternal friendship with these objects, even going so far as to frequently swear to be real life partners of their inkstones. Their care for these objects was so great they would often write “*Yi yan ming*” 瘞硯銘 and bury them when they were broken or rendered useles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ey did not simply praise the virtue and achievement of their inkstones, they sought to learn from them, a practice which they believe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haracters and training of their spirits.

Keywords: Confucianism, inkstone, ancient scholars, literary men, traditional cultur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wenfang sibao* 文房四寶)